

忆  
洵著

# 遗弃

湖南文艺出版社

5

忆 沔 著

遗 弃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长沙



B 696096

**遗 弃**

忆 沔 著  
责任编辑：周 实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插页：1

字数：228,000 印数：1——3,300

平装：  $\frac{\text{ISBN 7-5404-0424-8}}{\text{I} \cdot 342}$  定价：3.50元

精装：  $\frac{\text{ISBN 7-5404-0424-8}}{\text{I} \cdot 342}$  定价：4.90元

铁林说  
世界遗弃了我  
我试图遗弃世界

---

“铁林怕是不会回来了。”外婆又念叨起来。这时，钟敲响了几下，父亲匆匆跑过去打开电视。“又是一夜乏味的节目。”他很快就抱怨开了。

记忆随时间来，人却并不都是石头，总可以感到记忆从身上流过，带着某种惬意。有些人是满满的一杯水，更多的注入将产生往外的涌溢，象泪。但是记忆确实来了，屋里的人因为这种拒绝不了的东西都极端寂寞，彼此充满了敌意。

电视总是看不到头，外婆走进了卧室，临睡前她爱说一声“明天又吃点什么呢？”这就是她的晚祷，可也有例外，比如今天。外婆咳了两声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父亲早就该出去，运气这几天尤其不错。“哈哈，我只知道赢，我这人哪。”他会突然说着，然后冲外婆嚷道：“做点好吃的，我请客。”不过今天他没有出门。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切意味着铁林是不会回来了。

“铁林来过这里吗？”过了几天，铁林的父亲找到了韦之。

“怎么了？”韦之摇摇头。

“有几天了。他把书全都搬走了，可是他没有留下什么话或

者字条。”

“他在这个城市没有什么朋友。”韦之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你是说他不在市里？”

“是的。他一定又是旅行去了。”韦之说完，整个想象完全被那种奇怪的感觉笼罩住，他肯定这就是消失。因为大约一星期前，铁林交给韦之一只红皮箱。“到某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归你了。”铁林用他习惯性不动声色的口气说，“你自己可得多保重。”

“某个时候？有多长？我可不敢担保能活到那时候。”韦之说这话不是开玩笑。有一次父亲带他出门，火车上，有人在谈论占相术，也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那个父亲突然需要一个实例。“太好了，你看那个小孩，按照我刚才讲的，他就短命。”那个小孩正好是韦之，他侧过脸去，与那个父亲的儿子的目光相遇。韦之永远记得，那个孩子和他一样大，那种目光却是他至今见过的最迷惑的目光。无意中成了某个对一切了如指掌的人的儿子，那种迷惑应该是很当然的。后来有很多次他悄悄解释过那种目光，但当时却没有那么从容，韦之先是不知所措，接着就是一阵委屈，然后他把脸转过来望着自己的父亲。父亲也正严肃地盯着那一对父子。韦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膝盖，父亲才转过脸来。他拍了拍韦之的头说：“唉，从前别人也对我这么说起过你呢。”韦之的委屈顿然化作恐惧。他记得，父亲当时的眼睛里含着一丝忠诚的伤感。因为这伤感，韦之肯定，父亲是渺小的。

“算了吧，你又会给我讲你的童年。”铁林说，“某个时候是一个可以成为过去的时候。我是说，你不仅有这些东西，你还

得经历他们。注意，不是享受，因为他们对你也许并不值得。”

楼板上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谈话比读书似乎要宽容些，韦之和铁林都没有在意。那天还谈了些什么？对了，就是谈的消失。

“懂事是生存的开始，这以前的生命只是牲口。生存根本上又是种解释，这项活动的第一个结果是关系的清算，你感到孤独了，这是伟大。身边的人不断从你的沉思中隐没，但你无意去寻找他们。这时你还只是失踪，因为你仍然在解释着这种属于从前的关系。最后一个结果才是决定性的，你在空旷的残酷中找到了一丝来自内心的善意。接着你挣脱解释的艰深与不见端倪，抛弃它，这才断然消失。”

“那是超脱吗？”

“我总很讨厌这两个字，哲学也许不应该追求这样的目标。”铁林认真地说，“所以我不大喜欢中国的学问。”

韦之脑子里又重复了一遍这些讨论前那段开心的对话。铁林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每次大便完了出来，总是在厕所门口碰到那个负责教学大楼卫生的老太太？韦之笑了。

“你别笑。”铁林说，“我敢肯定她喜欢我。”

“就跟你们学校的图书管理员一样？”韦之说。那个女人带着副深度近视眼镜，嘴边有块烫伤的印迹。她坚持要罚铁林。图书馆是有条过期罚款的规定，但据说考虑到大学生的经济条件，这条规定只起种威慑作用。“按照惯例——”铁林争辩说。

“惯例？有你这样的惯例吗？一本书借了大半年。”

“我老这样，从前怎么也……”

“那就更要罚了。”管理员说着，随意将书翻开了一下，恰好发现了一行批文。“这是你写的吗？”她问得随意，因为想得

到，对方是不会承认的。这些批文只是偶然出现在世界上的激动。“当人去做客的时候，他们就很象书页上的批文。”铁林几次对韦之讲起过这种感觉。

铁林俯下身去看了一下，然后很严肃地说：“这是事实。我对教条主义可真没有这份耐心。”这后一句正好是书上的批文。

“好了，一起罚。”管理员斩钉截铁地说。铁林透过她眼镜片里有耐心的螺旋看到了管理员的眼球，他发现那是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于是就没有继续争辩了，将口袋里揣了好几天的那张纸币递了过去。这种经历让铁林非常兴奋，因为他相信，管理员是喜欢上他了。晚饭时，他一口气吃下了四个二两的馒头，这种气概更使他相信，自己也动了感情。

被罚去了的那张纸币本来是准备用来买《存在与时间》影印本的。“我后来不再买它，只是为了要记住那种感情。”每次铁林来找韦之借那本书时总会讲起他的这段爱情故事。“好的爱情只在一瞥之间。”铁林说，“交谈着的爱情是神话，信中的也一样。”他刚认识韦之就讲过这些话，他接着说：“那太虚幻了。而睡觉的爱情又纯属游戏，好玩。”也许就是这些话使韦之第二天就去找他，并且两人从此成了朋友。

“这可太不一样了，那老太太只能是单相思，”铁林说，“我怎么也动不了心。”铁林又说，那种习惯性的遭遇最后使他产生了某种顾虑，至今每次上厕所，他总是要找个通风最差的位置。

“旅行？”铁林的父亲问。

“是的。一星期前他到我这里来，谈起过类似的事。”韦之说话时显得很谨慎。

这时楼板上又响起某种声音。铁林的父亲抬头望了一下。“是一个疯子。”韦之说。铁林的父亲笑了笑，又焦急地问：“他



说了去哪吗？”

“没有。”

“我们外地倒是有些亲戚。”

“他怎么会去找亲戚呢？”

“是吗？”

接下来，双方谁也没有说话。阳光正好在窗户顶上冬天装炉子时烟囱经过的那个圆孔周围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光环。

“有空到家里来玩。”铁林的父亲最后终于说出了决定性的话。

韦之立即站了起来。“我这有什么消息，一定会尽快让你们知道的。”韦之说。

又整整过了两年，韦之接到了铁林的一封信。

“我很好。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例外（也许是一群例外中一个特别的例外），我只有在消失中才感到完美。现在我生存在一种常见的轻度烦恼之中，这种烦恼又总可以找到干净利落的解决。现在尤其是很少想到该死的死亡或者那些珊瑚碎末（我们从前在一起总是乐于谈论死亡，乐于让自己置身于深度的恐慌之中，这也正是我们与同代人的差别所在。我们这一代人虽都经受了信仰危机的颠簸，但真正抖落掉不负责任的乐观情绪的却并不多见）。在别人看来，我现在的状况可能意味着日常生活，但在我自己，我仍然能很清楚地感到自己是生存在某种理想之中。和从前不同的是，从前的理想或者应该还只是一种躁动，决没有单纯的图象。而现在，生存就是理想，这种贴切是再有力不过的了。因此我说很好。另外，现在就是‘某个时候’。”

韦之读完信，目光移到一直摆在老地方的红皮箱上。那天

谈起消失时，铁林就坐在红皮箱旁，一只手搭在它的上面。谈话时，有好几次，铁林的眼睛盯上了窗户顶上的那个圆孔。不过那天外面下了点雨，天色有些灰暗。如果是个大晴天，就象后来他父亲来这时一样，铁林还会不会注意那个圆孔呢？也许铁林会更有兴趣，也许根本就不会在意，都可能，是的，这恰好又是铁林自己要讲的话，“没有被感知的事都是可能的。”比如说他自己就可能是一个野心勃勃捡垃圾的家伙，而不是象当时，从大学里毕了业，却既不喜欢专业也不喜欢任何能够领取工资的工作，最后干脆离开办公室闲在家里，成了一名“自愿失业者。”铁林本以为那样他可以静下心来，将十五岁以来收藏的近千册书仔细地审读一遍，结果他发现，这跟捡垃圾的家伙怀有的野心实在是两码事。他既然除了思考，什么别的都无意执着，书也是很难读进去的。还有就是他既然可以摆脱书本做很成熟的思考，书本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吸引力。总之，他后来就消失了。韦之走到红皮箱前，用手指在箱盖上点了一下，是一层灰。他找来抹布将皮箱表面擦了一遍。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疏忽，“对了，怎么打开呢？”他自言自语。

韦之重又回到书桌旁去检查信上有没有什么线索。他在信封里找到了一片很小的钥匙。韦之将箱子打开，里面是二十本他非常喜欢，多次找铁林借读过的哲学书。另外还有一份文稿。文稿上有一张照片，韦之拿起来端详了一阵，“就是这个人。”他微笑着说。铁林总是穿着照片中这件老式的深蓝色工作服，而且总是反过来穿。他认为反面的颜色比较准确，“再说，你们可以说我是反面人物嘛！”铁林说。

韦之一时搞不清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甚至是有意放在这的还是无意扔在这的？他决定不去多想，将照片放到一旁。然

后抱起那一叠文稿，这似乎是铁林的日记。韦之听铁林讲过多次，他用稿纸做日记，而不用日记本，这当然又是某种很奇怪的习惯。日记正好是某整整一年的，哪一年？却没有标出。“读下去大概就会清楚的。”韦之心想。何况究竟哪一年并没有关系。反正是过去了的，铁林说过：“过去就没有什么层次可言。当你在回忆时，你不能沿着某种秩序向前回溯，就正好与发生时相反那样，而是整个回忆的图象一下子全部映在你的情绪中。”铁林讲“一下子”这三个字时显然有些冲动，这在他那里是不多见的。他接着说：“你的情绪就是此刻。这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的时态。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涌现的瞬间。所以我总是反对那种卖弄经历的做法。上一代人喜欢卖弄他们如何如何饱经动乱的折磨，这算什么？一切都有待此刻的加工，从这种加工中才可以见到智慧、技巧和深度。”韦之心想，铁林的这些话也许恰好可以作为理解他日记的总纲。韦之坐回到书桌前，准备读铁林的日记。这时他突然看见了台历上的日期，这提醒他今天是怎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会有什么约会吗？他不大记得。不过，他的前妻肯定会来的。去年的生日她就来过，那时他们离婚刚刚半年，而从结婚算起也不过才八个月。她带来了很多吃的，事先并没有约。

“今天还会有别的客人吗？”前妻问。

“大概铁林会来。”韦之说。这是撒谎。铁林在哪？何况铁林根本就不知道韦之的生日。知道了又怎么样？他觉得生日是某种莫名其妙的节日，表达了某种滑稽的情绪，似乎再生成了可能。“要是我知道自己哪天死”，铁林说，“每年的那一天我倒是可以举办一个高雅的仪式，请很多人来跳舞或者聊天，而自己安静地坐在一旁去仔细体会我跟现存关系的隔膜。”

前妻知道韦之在撒谎，显得有些沮丧。“我只想和你单独在一起。”她说着，在韦之对面坐下。

韦之开始吃前妻带来的东西。

“要我祝你——吗？”前妻举起酒杯。

“你早祝过了，”韦之望着她，微笑了一下，说：“我还记得。”

前妻走过来，在韦之脖子上吻了一下。她身上那股婴孩般的香味顿时让韦之重新获得了某种形象，他再一次感到了本能的自由。很快，那张钢丝床又折腾出熟悉的声音。

“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前妻临走时问。

“是你提出来的。”

“可你为什么反对。”

“不知道，我觉得那样也好，当时挺烦的，是吗？”

“好象是。可——”

“你为什么要提出来？”

“我提出来时是很清楚的，现在我可不知道。”

“我肯定你那时也不很清楚，我们都不很清楚。”

“也许。对所有事情都是这样。”

“当然包括这件事。”

“但这是个烙印。”

“是。”

“永远改变不了了。”

“是的，不过它可以被遗忘。等我们生命结束了，比如说，我们变成了珊瑚碎末，铁林总是这样来形象死。甚至用不着那时候，活着也可以被遗忘。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忘了，比如今天。”

“好，我走了。”

可她今天还会来，韦之想。他匆忙清理了一下，并在门口

贴上一张字条，就朝图书馆方向去了。字条上写着：我们的日历都错了，我今天不会回来，即日。

社科阅览室里，人通常不多，但韦之走进来时，发现自己经常坐的座位被一个胖女人占了，这让他非常扫兴。韦之犹豫了一会，决定在那个位置的对面坐下。他坐下时，胖女人抬起头心不在焉地看了他一眼。

韦之开始读铁林的日记。

— • —

很早，父亲就来敲门。我发现他的情绪糟糕透了。我什么也没有说，又钻回到被子里。父亲却一直跟到了我的床边。“你不安慰我一下吗？”他在被子上拍了拍（他为什么老爱这么拍我呢？）。我没有吱声。“昨天输惨了。”父亲说完叹了一口气。“今年又不知要倒什么霉了。”他又说。去年是倒了霉的，因为二十年前的某种政治纠葛，他被开除了公职。调查是五年前开始的，拖了这么久总算有了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无法搞清楚，也没有兴趣。二十年前，我还是个牲口，而政治似乎永远是牲口。它被这样一些人驱赶着就朝这个方向走，被另外一些人驱赶着就朝另一个方向走。政治上的沉浮本来不难应付，但发生在非常政治底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那些被淘汰的人精神上没有别的依靠，就只好去寻找新的刺激，比如赌博。当然这不关我的事，我对他的轻蔑完全是先天的，或者说这是对父亲的轻蔑，而不仅仅对他。正因为如此，我从没有羡慕过任何其它人的父亲，任何人做我的父亲都将得到我的这份轻蔑。

“好了，别跟我讲这种事，今天是新年的头一天。”我冲他嚷起来。“我可不想跟你一起倒霉。”

父亲走开了。我掀开被子想透透气，可是不一会他又走过来。他的脸上显出种惶惶不安的神情，他问：“你会倒什么霉呢？”

我没有答理他。甚至今天根本不想再见到他。我决定整天不下床。到了中午，我忽然感到浑身闷热，我敢肯定是在发烧，很多年前新年的头一天，我也发过一次烧，那以后就是一个月的休息。但愿这不是重复。“别捉弄我，这很没意思。”我不知在对谁说。中午炒菜的气味飘进屋里，很香。真来了病，是辨别不出香味的，这给了我某种安慰。不过下午我还是起床吃了两片药，接着又躺回到床上。

## 一·二

上午来了些家里的客人。开始不知他们为什么一直围着我讲话。最后总算清楚了，他们是想告诉我应该去医院给躺在那里的外公说新年好。他们一定又是家里人请来对我讲这番话的。这些年来，家里人与我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间接，总是要通过他们的朋友或者亲戚向我转达他们的意愿。其实我更讨厌这些亲戚或者朋友。他们都差不多是年过半白的人，居然还同牲口一样被人差着走。或许有人要说这是出于与父母的友情，友情就能交易？还有人会说这完全出于对我的关心，一则我觉得这种关心太生疏，二则关心是被人指使出来的吗？我不要。

“可是我昨天病了，不然……”我没有把话说完。外婆欣慰地微笑了一下，她刚才一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看电视。

“那就今天去，今天还是新年。”客人中的一个说。

晚上我去了病房。它不太大，又摆了五张床，显得很挤。整个屋子里只有一盏瓦数很低的灯挂在很高的天花板上。每张

病床上都好象盖着一层阴影。

外公面无表情。从某个年龄以后他好象就一直是这个样子。而且看得出来，此刻他根本不想讲话。我瞥了眼床头柜上的钟，然后就盯着外公的下巴。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会象他这样躺在床上等着病魔（对了，他得的是什麼病？）一点点将生命吞噬掉？我不会有那样的时候。我一定死于旅途。那样的死亡，无人问津，很了不起。哪怕我意外地躺倒在病床上了，也不会希望有人来看我。其实，外公也许并没希望有人来看他，甚至可能讨厌有人来看他。病人需要探望大概是健康人的误解，就象死人需要葬礼一样。

我又瞥了眼床头柜上的钟，十分钟过去了。我站起身，外公还是面无表情。我走出病房。回到家里，母亲问我是不是说了“新年好”。我点点头。

### 一·三

办公室里的人又见了面并没有互相问候。大家早就习惯了这种短暂的假日，而且彼此完全可以想见对方在假日里做了些什么，无非是搞了搞卫生，做了点吃的，逛了趟街以及夜里摸黑干的那种事情等等，就跟自己一样。当然我不同。如果一定有话要说，就会说起这两天的电视节目。“差劲极了。”坐我对面的人说。“我真后悔买了电视。”处长也加入进来。我很少看电视，就很少这种抱怨。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希冀过长一些的假期，真正可以摆脱开繁琐的公务和家务，搭上汽车火车去远方旅行。反正我自己一出了校门就感到很不自在，特别是在每年的一二月和七八月间。好在我这种不自在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会放弃眼下这种靠频繁

的调动来平衡情绪的疲劳战术，三月份也许是二月底，我就要离开办公室，成为一个自愿失业者。

不一会，有人取来了这两天的报纸，厚厚一叠。大家一哄而起，各抢了几张。有两天的东西要读，够今天忙的。

#### 一·四

我估计今天有信，至少该有Z的信，结果没有，我很扫兴。Z离得太远了，我现在经常很久想不起她。信在这种情形下显得尤其重要。可信偏偏越来越少。当然我自己现在也很少写信。有一个时期我可能同时跟五个姑娘通信。信写得很好，或者顶多对姑娘们说来太深了一些，但我在寄出前重读一遍时，总觉得它们是公文。自己那时候就很象是一个当差的，尽管分明占据着某种主动。姑娘们的回信也很象回事。可我每次读得都很潦草。经常在一封信的开头读到这样的句子：“我在上封信中拜托的事不知是否办好？”什么事？我竟不知道。

在她们中间，Z有些特别。我很少觉得想念她耽误了我的有效时间。最后我就只跟她一个人通信了。另外那些姑娘现在到哪去了，我一点也不清楚。但她们肯定还常想我，而且她们不再需要经常想象跟我一起有了个家等等荒谬绝伦的事情，肯定比先前要幸福。现在想起我，事实上只是想一种观念或者一个符号，与我无关。我是无法给人幸福的人，因此，在挑选一个姑娘与我对话时（这件事是不是必要，我并没有仔细地分析过），她首先得具备承受灾难的能力，这很苛刻，是的。而且我应该根本没有可供挑选的对象，这样我会少些混乱。Z大概恰好是这样一个姑娘。或者说，曾经是。

不过当时我可一点也没有想到过要和姑娘们睡觉。她们信



中说的想我，或者我信里出现的类似字眼只意味着我们此刻想见一面，然后在一起吃顿饭，然后散散步，谈谈话等等。我决不是禁欲主义者，虽然我深切地理解到，欲望特别是肉欲这种玩意里面异化的成份最多。就是说，我不想跟她们睡觉是另有原因。说出来让人笑话，我当时不知道有有效的避孕措施，或者人工流产并不复杂等等。说真的，我大概终生都难摆脱做父亲的那种恐惧。

## 一·五

上午快下班时，韦之打来电话，他问我是不是想去见一位女画家。“很嫩。”他说。

“我不大舒服。”

“怎么，又是很久没有信了？”

“别扯了。我这又分了两箱肥皂，没法回去。”

“我也最恨分东西了，这你知道。想开点吧。”

“还有，很久不能写点什么了，烦得很。”

“还有就是很久没有信了。”

“是的，你说对了。”

“可你反对写情书。”

“爱情当然不能在书信里，那太繁琐了。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很不愿意有信，但我又渴望着信。”

“怎么了？”

“某一刹那也许有过感情，然后是对白，现在戏演完了。”

“你不想继续？”

“我发现自己已经在观众席上找到了一个座位。”

“我不反对。”